

# 散落徐州的民间艺术

## 徐州白灵石雕

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——徐州白灵石雕,始于清代,是徐州地域石雕艺术中独具特色的流派。它以徐州及周边地区的白灵石等为原料,通过选石、设计、雕刻、打磨等核心步骤,凭借凿、刻、磨等匠心技法,将石材天然肌理与人文意趣相融,于刀凿间呈现刚柔并济的特点,形成“朴若古玉凝脂,灵似清流漱石”的独特韵味。



雕刀出神入化游离于白灵石之上,细碎的屑屑星子般飞溅,一双历经岁月沧桑的坚实大手运乾坤于掌上……

走进“美石匠作工作室”,王共志正伏于案前,专注地雕琢着手中的白灵石,那刀痕在石面上蜿蜒游走,似要将岁月的沉淀与心中的丘壑都细细镌刻,每一次起落都藏着对石之灵韵的敬畏与解读。



在石头上设计纹样。



打磨出细节。



磨砂笔打磨表面,使其光滑平整。

## 徐州白灵石雕：刀凿凝霜琢石魂

本报记者 李莎莎 实习生 徐清栀

### 刀痕里刻画的岁月

雕刀在白灵石上行走时,王共志的手总带着一种奇特的韵律。白灵石的屑屑像被风吹起的星子,簌簌落在积了薄灰的案上,那层经年累月的石粉,是时光磨出的茧。

王共志说,最初的刻刀声,是暖黄灯光里的童年。

“父亲伏在案前,玉雕的屑屑沾在他发间,像落了层细雪。”儿时的王共志,常趴在案边看父亲与玉石对话,刻刀与玉面相触的“沙沙”声,比夏夜的蝉鸣更让人安心。

那些从父亲手中走出的物件,总带着奇妙的命运。有的成了人家代代相传的念想,有的“住”进了博物馆的玻璃柜……这些故事在少年心里种下一颗种子——原来石头能记住时光。

17岁那年,种子破土。“我想跟您学玉雕”,一句话让他接过了父亲手里的刻刀。从练习握刀的稳当,到分辨玉石的成色,他的指腹磨出厚茧,掌心的温度渐渐与玉石相融。

和田玉的温润、翡翠的剔透、岫玉的清灵……从少年到青年,王共志摸遍了各色玉石的脾气。直到某个午后,在一堆蒙着尘土的青灰石头中,王共志看到了露出截面的白灵石。

“第一次见就挪不开眼,青灰石皮裹着白玉,像藏着整个山水世界。”此后数十年朝夕相伴,“石头有自己的想法,得顺着纹路走,再把心思刻进去,这叫因形赋意,是跟石头交朋友。”

白灵石属于灵璧石的重要品种。《徐州府志》里藏着其“身世”：“州境多白灵石,外包青灰石皮,内藏洁白玉质,俗谓‘石包玉’,其性坚而润,可琢为器”。

外层石皮能作山水轮廓,内层玉质可刻精细纹饰,白灵石刚柔相济的性子,是大自然给雕刻人的馈赠。

而王共志手里的刀,总带着汉代画像石的风骨。他指着一尊仿汉画车马图的玉雕作品,灯光在石面上流动:“你看这线条,有汉石的雄劲,又有灵石的温润,这才是根。”

原来,在汉代画像石中,常以“以刀代笔”的叙事性见长,清代匠人借鉴玉雕透雕、薄意等精细技法,将白灵石的温润质感与汉画像石的叙事性结合,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白灵石雕技艺。

近代以来,白灵石雕历经兴衰,曾一度濒临失传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,白灵石重新进入公众视野。

“在老法子里加新意思,题材也多了,年轻人也爱看了。”王共志表示,如今,在传统技法上融入现代审美,作为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,白灵石雕正焕发新生。



汉龙魂。



大江东去。

### 指尖下生长的山河

在王共志工作室的陈列架上,几尊待琢的白灵石静立如禅。有块石头中间,白玉部分已初见一个弓背的人影,抵着一块顽石,每道凿痕都藏着股不屈服的劲儿。

王共志说这是“愚公的韧,也可以是西西弗斯的环”。有人看出“日复一日的坚守”,有人读出“与命运和解的从容”,石头里的故事,从来不止一种读法。

这样的多义之美与辩证哲思,也藏在石雕的第一步——选石。

选石时,王共志不追求石料的昂贵和完美,常常能从最简朴、常见的材料中发掘新意,匠心独运地将想法与意蕴刻进白灵石的肌理。

“裂痕是石头的皱纹,杂色是时光的印记”,王共志从不刻意遮掩白灵石的天然痕迹,反倒顺着一道斜纹刻过溪涧,借一块黄斑雕出秋叶。那些旁人眼里的瑕疵,在他指尖都成了自然的馈赠。

每块石头都有自己的个性,读懂石头的声音,是最具挑战的事。王共志常常对着一块石头,一坐就是大半天。设计的灵感,总是灵光乍现的,但不是凭空迸发的。王共志的灵感来源于读“石”,也来源于读“人”。

读石时,看晨光里石皮与玉质的过渡,摸指腹下石筋的走向,辨掌心小白灵石的肌理与重量;读人则藏在案头古籍里,他的案前总摆着几摞书,工作之余常常翻看,中国古典文学中透露着的豪迈与淡薄,被他拆解成刀法的刚柔、线条的缓急,让石头里住进人间的魂魄。

在刻刀落下时,王共志的力道里仿佛藏着四季。硬岩处,凿子带三分巧劲,像春雨叩击山岩,石屑簌簌落得有礼有节;软玉上,刻刀含七分耐心,似秋风梳理柳叶,纹路弯得恰到好处。

有次雕《凌寒》,他让灰青石皮保留着斑驳的凿痕,像历经风霜的石窟,中心白灵石部分精雕一老僧打坐,一朵红梅从石缝里探出来,刚与柔在石上相遇。

粗雕、精雕过后,打磨也是一门功夫。王共志的打磨台上,摆着从粗砂到细砂的不同磨料。“该糙的地方要糙,该润的地方要润。”说话间,王共志灵活地运用粗细不一的磨石打磨着石雕的不同部位。

打磨不只是单调的复制,有些地方不需要打磨,有些部位得轻,有些部位得重,正像他所说:“懂得留几分锋芒,也知道何处藏起棱角,石头才算真正活了过来。”

### 受访者

王共志,徐州人,国家级玉石雕荣誉称号获得者,江苏省乡土人才“三带”新秀。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双料会员,他扎根徐州,深耕玉石雕刻艺术三十余载,技艺精湛,风格独具匠心。其作品不仅传承了传统玉雕、石雕的精髓,更融入时代审美,屡获业界认可,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徐州地方特色工艺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王共志和他的作品。本报记者 陈艳 摄

### 静室中流转的星辰

王共志的工作室藏在月亮湾花卉奇石市场的深处。当正午的蝉鸣漫过市场的红砖墙,傍晚的风卷着落叶擦过窗棂,这间工作室像一块沉在水底的白灵石,把喧嚣都滤在了外面。

热闹是浮沫,石头要的是沉底的静。环顾这间工作室,陈设简朴却因这些出神入化的白灵石雕而显得格外不凡。

有序陈列的石雕,既饱含历史韵味与理趣,又将自然肌理与人文意趣熔铸于方寸之间。它们透着温润的光泽,在静美的时光里静静伫立,仿佛正等待着与每位来访者的灵魂相遇。

工作室的名字,藏着王共志的巧思。“美石”一词出自《郁离子》中“泗水之滨多美石”。“泗水之滨多美石”之语既承续了对泗水名产的推崇,也暗含着对地域文脉生生不息的期许。

几年前,王共志发现自己的双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,这对他而言是一件足以揪心的事。但出乎意料的是,身体的震颤,在刀锋触石时便会消弭,那在生活中握东西时颤抖不止的手,执起刻刀便稳如磐石,并不十分影响石雕工作。

雕观音表情时,右手悬在石上,几毫米的距离里,力道匀得像呼吸;磨浪花时,细砂纸蹭过石面,轻柔如行云流水。

“只要不影响我创作,手抖不抖我也不在意了。”几十年如一日,王共志指掌间的茧染上了石的坚韧与力量,那是岁月给手艺人的印信,刻着“坚守”二字。

在这方远离浮世的静室,石魂与刀魄的低语从未断绝。案前那盏灯,如一颗沉入深流的星辰,在泗水之滨古老的土地上,默默续写着“石不能言最可人”的永恒传奇,刀锋每一次深吻石骨,都是对沉默大地最深情的叩问与应答。



观音。



临八大笔意。